

刘心武文存5

[1958—2010]

长篇小说 第五卷

树与林同在

刘心武◎著



I217.62

72

V5

. 013331959

刘心武文存5

[1958—2010]

长篇小说 第五卷

树与林同在

刘心武◎著



I217.62
72
V5



北航

C1639115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9281808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树与林同在 / 刘心武著. — 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2.11

(刘心武文存: 5. 长篇小说. 第5卷)

ISBN 978-7-214-08163-6

I. ①树 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88299号

书 名	树与林同在
著 者	刘心武
责任编辑	刘 焱
统筹编辑	李 丹
特约编辑	朱 鸿
文字校对	陈晓丹 郭慧红
装帧设计	门乃婷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book-wind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24
字 数	353千字
彩 插	4
版 次	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08163-6
定 价	50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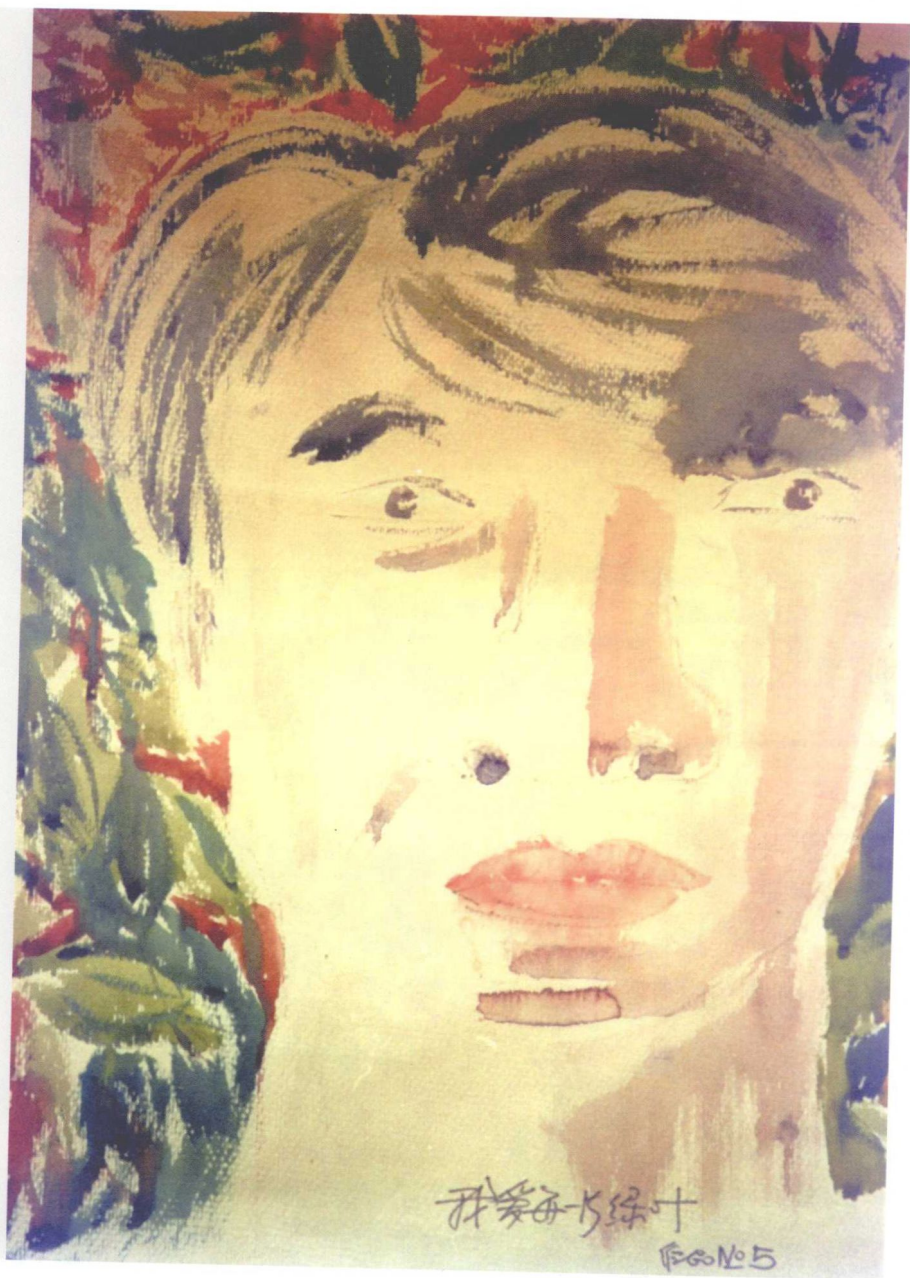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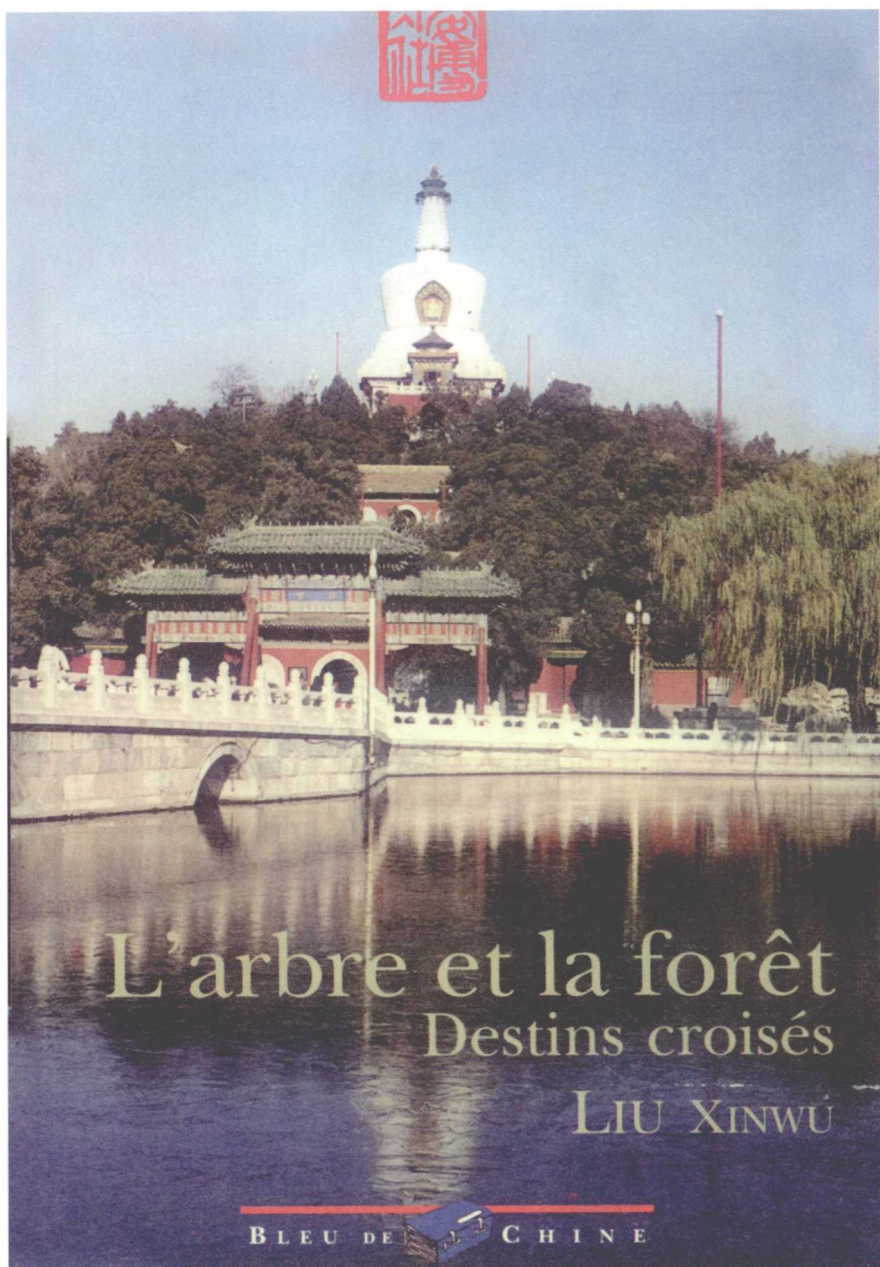
▲ 1999写《树与林同在》时



▲ 刘心武和其《树与林同在》等著作的法译者戴鹤白在巴黎

► 自画像（水彩）





▲ 《树与林同在》法译本封面

《刘心武文存》出版说明

《刘心武文存》收录刘心武自 1958 年 16 岁至 2010 年 68 岁公开发表的文字约 900 万字。《文存》共 40 卷，按文章门类收录，计有长篇小说 5 卷、中篇小说 4 卷、短篇小说 5 卷、小小说 1 卷、儿童文学 1 卷、建筑评论 2 卷、《红楼梦》研究 4 卷、散文随笔 11 卷、杂文 1 卷、海外游记 1 卷、多品种（图文交融文本、报告文学、诗歌、剧本、足球评论、译述）1 卷、创作谈 1 卷、理论批评 1 卷、早期（1958 年至 1976 年）作品 1 卷、自述 1 卷。因跨越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，收录定有遗漏，但其此期间的主要作品，相信均已收入。

《刘心武文存》各卷均附有《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》及《刘心武著作书目》，可备检索。

编辑出版《刘心武文存》的目的，意在供各方面人士阅读欣赏、分析研究、批评批判、收藏保存。

刘
心
武
文
存

05

目录

树与林同在 · 001

“这叫做，我爱你有多深！” · 002

名流明星，宁有种乎？ · 019

走出贝勒府 · 033

静夜里，谁的青春在饮泣？ · 068

阅尽人间秋色 · 093

遇罗克一家的故事：

他们和任众、笔者的某些命运交叉 · 115

人生如草枯又绿 · 157

当飞机升空的一瞬 · 178

开满半枝莲的小院 · 204

休止符 · 230

《树与林同在》2006年版后记 · 234

无尽的长廊 · 237

附录一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 · 349

附录二 刘心武著作书目 · 358

树与林同在

1982年，我大学毕业，到《中国青年报》社当编辑。那时，北京正刮着一股“文学热”的风，许多青年人都想当作家。我也在“文学热”的鼓舞下，开始写小说。我的第一篇小说《树与林同在》发表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。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青年人在森林中迷路，最后被一棵大树救活的故事。这篇小说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篇很有创意的小说。我也因此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。从那以后，我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，其中《树与林同在》是最受欢迎的一篇。这篇小说不仅在中国大陆受到了欢迎，也在海外华人圈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许多人都认为，这篇小说通过一个简单而深刻的故事，探讨了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的关系。这篇小说的成功，让我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也让我开始思考文学的社会功能。从那以后，我继续创作了许多小说，其中《树与林同在》始终是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这篇小说不仅是我文学创作的起点，也是我思考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起点。从那以后，我始终关注着文学与社会的关系，努力通过我的创作，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文学作品。《树与林同在》的成功，也让我明白，一个作家不仅要有很好的创作才华，还要有对社会、对人生的深刻思考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。从那以后，我始终保持着对文学创作的热爱，也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注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不断努力，就一定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，为读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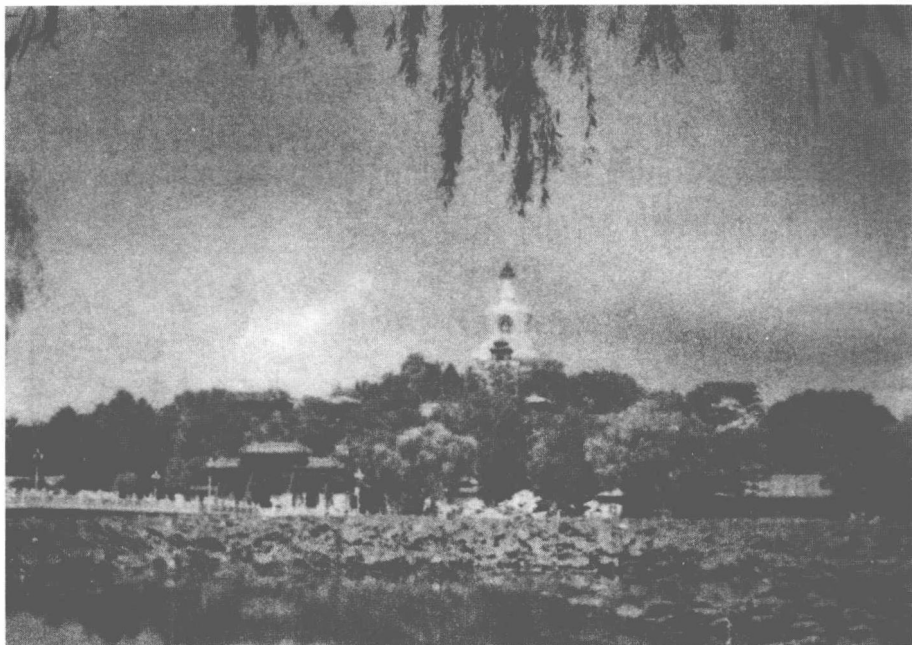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叫做，我爱你有多深！”

又到星期四了。每周的这一天，总会有一群高龄男女，汇聚到北海公园北岸的五龙亭，度过一段欢乐时光。

北京的北海公园，即使是从未到过北京的人，也多半会有些从照片、影视中获得的感性印象。花木繁盛的白塔山，叫琼岛，顶部有一座差不多跟山一样高的尼泊尔式佛塔；琼岛被称为北海的湖面环绕着，岛北的湖面相当宽阔，湖的西北岸边，有五座琉璃瓦顶的亭子，它们错落有致地建在水中，以桥堤与岸相通，并互相勾连。这五座水亭便是五龙亭。本世纪 30 年代，亭中曾是达官贵人宴饮的地方，在张恨水的小说《春明外史》里，对那一空间中的钩心斗角、男痴女怨，有很生动的描绘；50 年代末，杨沫发表了她著名的小说《青春之歌》，后来由崔嵬执导，谢芳主演，拍成了风靡一时的影片，其中有好几场戏，如女主角林道静与她的女伴携手谈心，背景就用了五龙亭；影响最大的，应属 50 年代初拍成的一部儿童影片《祖国的花朵》，我这一代人，以及我以下的几代人，都难忘影片中那首由乔羽作词、刘炽谱曲，抒情性很强的歌：

让我们荡起双桨，

小船儿推开波浪，



►北京北海公园。琼岛上的尼泊尔式白塔览尽人世沧桑却始终默默无语。倘若有一天它开口讲话……

水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
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，
小船儿轻轻，
飘荡在水中，
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……

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中，多次放送过这部黑白影片。影片的故事现在看来不仅幼稚，而且让孩子们通过开会来解决问题，也有点可笑，然而，像我这一代人，所看的已不是故事，所听的也不是插曲，面对着那些晃动的画面，头脑里不免漾动出涟漪般的联想，比如，影片里饰演志愿军叔叔的那位演员，曾在《智取华山》中担纲一号英雄的，叫郭允泰，他在1957年的“反右”斗争中，被打成了“右派”，从此销声匿迹二十多年；而影片中扮演先进儿童的柳青，她的母亲梅娘，也在“反右”中遭难，二十多年后，母亲得到平反，长大成人

的柳青却远走他乡，某杂志曾刊出她在加拿大家中的照片，那居室的装潢布置，她的一身穿着打扮，特别是她斜倚在沙发上的肢体语言，以及眉宇中所逗漏出的情愫，曾使得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胡平不胜感慨，这胡平比我小，但也曾是那部《祖国的花朵》电影的虔诚观众，是那首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插曲的永不厌烦的听者，还记得歌中这样唱道：

做完了一天的功课，
我们要尽情欢乐，
亲爱的朋友请你告诉我，
谁为我们安排了幸福生活？

……

胡平在发感慨的文章里，把柳青和另一位演员弄混了（这并不影响他感慨的指向与力度），在《祖国的花朵》这部影片里，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，是由张筠英饰演的落后儿童，这个落后女孩，还有另一位落后男孩，都是在柳青饰演的先进儿童以及老师的帮助下，才终于“改邪归正”的；那先进儿童不仅脖颈上系着红领巾，而且臂袖上还别着两条红杠标志（这说明她是“少先队”中队长），那一形象曾使整整一代甚至几代有“落后思想”的儿童和青年望而生惭，可是，现在偏偏是扮演她的人（并不是扮演落后儿童的张筠英——她现仍活跃在国内的艺术界），却已移民加拿大，并且通过杂志上的彩色照片，使我们感受到她终于过上了幸福生活……胡平的文章绝没有臧否柳青选择自己居住空间的意思，他只是由此感觉到了时代的沧桑、人生的无常，以及对命运的敬畏与无奈……

时代·岁月·人，也许，生活就是如此，命运就是如此，个体生命无从选择他或她所处的时代，群体生存也很难说就能在岁月中永保一个既定的方针，唯一不变，或至少很少，也很难变化的，是人性。

上面我们提到了张恨水，杨沫，崔嵬，谢芳，乔羽，刘炽，郭允泰，梅娘，柳青，胡平，张筠英……他们都是名人，或至少是其才能一度闪出过覆盖面很

大的光，在社会上获得了一定的符号价值的人物；然而，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，特别是生活在我们国家这块巨大的陆地上的人们，其最大多数的，是普通的，没能出名的人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：芸芸众生。

时光流逝到了20世纪90年代。90年代社会生活一个最突出的特点，就是在不知不觉中，展拓出了一个越来越开阔的民间空间，在这个空间里，涌现出了越来越各具特色的民间族群，而构成这些民间族群的成员，基本上都是芸芸众生。

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的中国，是民间空间最广阔最丰富，也最杂乱最混乱的时期，也就是说，在社会上，除了政治空间，形形色色的非政治空间，相当多，呈乱花迷眼之势，当然，若干民间空间，是与政治空间相重叠、相依赖、相纠缠、相渗透的，如某些宗族行帮、宗教道门、青楼舞场、“黑社会”等等，但毕竟还不能说就等于政治空间，它们毕竟有若干确实是非政治的形态与内涵，我们稍微注意一下，就会发现，不仅港、台的影视作品对表现那一历史时期的故事热情恒在，时下大陆许多影视作品，也特别乐于从那个历史时期取材，道理很简单，有那么丰富的民间空间当背景，出场人物可以形形色色，展现的场面可以千变万化，光是布景与服装也够观众眼花缭乱的了，再嵌入悲欢离合、生死歌哭的曲折情节，映放的商业性效果一般都不会太差。

1949年以后，民间空间得到清理，若干举措，像取缔妓院烟馆，消灭山野流氓与城市“黑社会”，禁绝纳妾与包养情人，关闭某些迷信场所等等，都是大得人心的，但是，从50年代中期以后，政治空间逐步膨胀到充塞于整个社会的地步，“文革”初期，某些群众组织的出现，可能略带有一点民间空间色彩，但很快也就便被整体控制，到“文革”后期，所有的民间空间可以说被铲灭尽净，那时候一个人如果说想在官方指定的政治空间（那也基本上就是生活的全部）以外，自己找些同乡或同学，组织个同乡会或同学会，那他一定会被认为是胆大妄为，甚至于有可能被指斥为“搞反革命串连”而遭到无情打击。

可是，现在到了90年代。我们这本书一开头就说到，在北京北海公园，在五龙亭那里，已经好几年了，每逢星期四，便有一群人，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，最少时也总在二十个以上，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，不同的居住地，各自有着不

尽相同的家族背景与人生历程，只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，聚到一起联欢，其最核心的娱乐方式是唱歌，所以称歌友合唱团。这种“跨地区、跨行业、跨系统”，特别是脱离政治领导，在“文革”后期尤为大忌的民间组合，现在岂止是歌友合唱团，有的搞起同窗联谊会，不仅联络大学的、中学的同学，甚至于在睽隔几十年后，忽然寻找起小学的同窗来，白发聚首，虽说是“呼旧半为鬼，惊呼热中肠”，却觉得心灵上获得了莫可名状的慰藉；同乡之间的联谊更是理直气壮，活动频仍；也不都是老龄人串联，中年一代，同赴过北大荒或内蒙或云南的“生产建设兵团”的，同到过延安地区或长白山下插过队的，也就是被称为“知青”的那几茬人，他们有的也大发怀旧之情，为满足这种感情的宣泄，北京在90年代出现了一批直接提供他们活动的餐饮场所，如“黄土地”、“黑土地”、“向阳屯”、“老插餐厅”等等；复员退伍军人则有“老兵餐馆”；当然为数更多的民间社群恐怕还是“人以趣分”的种种爱好者，如集邮迷，集火花迷，集二三十年代旧香烟广告与旧月份牌迷，养鸟遛鸟迷，淘澄古玩迷，猫迷狗迷，金鱼迷热带鱼迷，乌龟迷蜗牛迷，垂钓迷，武术迷，气功迷，爬山迷，足球迷篮球迷，京剧迷评剧迷，琴迷笛迷，古典音乐迷，摇滚乐迷，流行曲迷，芭蕾舞迷，交谊舞迷，大秧歌迷……除了称“迷”还有称“友”的，如音响发烧友，唱片光盘友，书友刊友，牌友泳友，车友驾友，电脑网友……数不胜数，甚至千奇百怪，例如我就遇上过“一小撮”热衷于“饭蝥蝥”的人，他们经常聚在一起，观摩在自制温箱的土中“饭”（即让其交配、产卵并孵化）蝥蝥的成果，并交流心得；更令人感慨万端的是，当年被视为最神圣的领域，最政治化也最不容民间化，尤其不能商品化的某些事物，竟也终究还是走出了政治，彻底地民间化，公开投入市场经济的怀抱了，最突出的例子便是“毛家菜馆”的开张，据报载，开张那天，毛的女儿李讷及夫君，毛晚年的秘书张玉凤，还有“文革”中红极一时，与迟群齐名的那位“小谢”即谢敬宜——她“文革”后似乎很霉了一阵——都欣然到场，这一别开生面的场景，是否标志着中国社会民间空间不仅有所恢复，而且展拓到了一种新的格局？

还是回到星期四，北海公园五龙亭从东往西数第二座叫滋香亭的亭子里面，歌友合唱团的男男女女们，陆续到场了。大约是上午九点多，到场的或坐在亭

栏上闲聊观景，或在亭中随意走动逗趣，他们有的自带了玻璃瓶加玻璃丝防烫套的茶具，里头沏好了茶；有的买了矿泉水，小口地喝着；九点半左右，拉手风琴的，负责指挥的两位，会招呼大家，于是歌友们便自动聚到亭子中央，也不排成严格的队形，大体上是男士们一边，女士们另一边，其间也并无间隔，开始了演唱；往往是，先唱起一首50年代便悬在他们心弦上的苏联或东欧的歌曲，倒也不一定是《三套马车》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那种尽人皆熟的老歌，很可能是以诙谐的声调，并不齐整地唱出：

妈妈她到林里去了，
我在家里闷得发慌，
墙上镜子请你下来仔细照照我的模样，
让我来把我的房门轻轻关上……
看我长得多么漂亮，
谁能说我不漂亮啊？
妈妈给我做了一身多合身的绣花衣裳，
妈妈有了我这女儿多么欢畅！
……

这歌声会引得过路的游人们格外关注他们，特别是那些男歌手居然也摇头摆脑地唱出“女郎自述”，令人发噱。一些跟他们年龄不相上下的国内游客，会有一种似熟悉又陌生的“乡音”感，丝丝缕缕地旋出心头，啊，50年代初，那时候，从东欧到中国到朝鲜到越南，一个红色阵营横跨欧亚，那理想的花朵，真是硕大而芳菲啊！是的，有些人想起来了，连同个人那时的某些隐秘的，朦胧的，甜蜜的，后来却被击得粉碎，派生出无限酸辛的情绪……想起来了，这是一首罗马尼亚民歌《照镜子》，于是，很可能，听歌者驻足，想再多从这意外的邂逅中，捕捉些能令自己意乱神迷的享受……

可是，歌友合唱团很可能又唱起了一首曲调相当优美的“文革”歌曲：



►歌友队的男士们合唱时自有一种雄风豪情。他们头上富有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特色的长廊彩绘，同他们正引吭高歌的苏联旧曲，恰好说明了他们的文化滋养源出何处。这一代的歌声风采逐渐远去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，信然！

……你是天上的太阳，我们是群星，

紧紧地围绕在你的身旁……

……你的光辉，像春天的雨露，

我们在你的哺育下，茁壮成长……

……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——

那歌声是诚挚的，和声效果极佳，谁说“文革”中只有吵架式的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》那样的歌？当时确实有某些富有艺术才能的谱曲者，谱出了悦耳的音符……当然，这歌声令某些旁听者吃惊，困惑，甚而失望；然而，接下来他们听到的是一句被改动的歌词：

让我们大家遭了殃！